

【论 文】

多元一体：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统一

——重读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邹汉歌

摘要：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如果将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族群当作文化群体来看待，那么，“多元一体”可以具体化为“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两个层面的结合。其中，“政治一体”是“多元一体”的基本前提，“文化一体”是“多元一体”的典型特色，“多元一体”是“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统一。从这一框架出发，在处理族群问题方面，我们应该在坚持政治一体的基础上树立起“文化化”的族群观。

关键词：中华民族 族群 多元一体 政治一体 文化多元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 Tanner 讲座上，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正式提出了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思想¹。由于多族群国家内部各族群的族际关系直接关系到多族群国家的稳定发展甚至生死存亡，因而一向是当代政治现象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而费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相当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从族际政治的角度对中国内部族际关系的一种历史描述、现状分析和未来图示”，因而自然引起了中外各界的一致关注和热烈讨论²。

十几年来，国内学界以费先生的理论为指导，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形成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然而，在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重读这篇经典论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马戎教授就指出，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我们可以参考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国家的体制与处理族群关系的思路，进一步把费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具体化为“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两个层面的结合，在这样一个整体性框架之下来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³。本文试图在结合费先生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沿着这一思路作一些阐述。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费先生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

¹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19页。

² 陈建樾：《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11页。

³ 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载《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第88页。



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为“民族”，但层次不同¹。费先生指出，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但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是一致的。

费先生结合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使用了大量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事实，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他认为，中华民族从起源上看应该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它是在一定的生存空间里，由许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不断的混杂与融合而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一过程中，汉族成为汇集和融合的核心，它通过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

总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存在一个凝聚核心，即汉族或汉文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各个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语言；导致民族融合的条件是复杂的，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但更多地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同时中华民族的成员众多，是一个多元的结构。

费先生还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未来和前景作了瞻望。他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

二、政治一体是多元一体的基本前提

马戎教授曾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²。第一阶段是这一格局的形成时期，主要是清朝中期以前。第二阶段是这个格局的危机时期，大致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第三个阶段是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的重建时期，即从1949年至今。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领土盈缩、朝代更迭，但统一大势并未因此受到阻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互动交融中构建了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同时，也正是由于政治上的一体性，才使得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得以维系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政治一体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前提。

政治一体之所以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前提，是由于政治上的一体性为各个族群的相互交往、融合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有自己处理族群关系的基本政策，为了获得统治上的合法性，并减少族际冲突，这些政策在保证统治者所代表的族群的利益的基础上，也使得其他族群的基本利益得以保证。同时，这些政策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维系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一体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实体而言的。在历史上虽然有过

¹为了使层次清晰并与其他国家（如美国）的通用概念在内涵上大致可以相互对应，马戎教授曾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称谓，并把56个“民族”改称为“族群”。参见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²马戎：《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20—21页。



多次分裂时期，但“中国”这个国家实体却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既便是在分裂时期，各个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从未中断，这些交流与融合又为进一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在“中国”这个一体性的国家疆域之内，各个族群在长期的互动之中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

三、文化多元是多元一体的典型特色

在某种意义上，多族群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可以当作不同的文化群体来看待¹。不同族群的文化发展水平也不一定相同。与社会中的主流文化相对，这些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族群就成了一个个“亚文化群体”，而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亚文化群体”之间不断发生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才衍生出社会的主流文化。

美国学者哈里斯·卡伦（Horace Kallen）首次使用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这一概念来描述美国的族群关系。如今，文化多元主义不仅被人们所接受，而且成了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社会状况，美国政府更将其作为指导美国族群关系的政策和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作为一种理论，文化多元主义是对同化主义（Assimilation）与“融炉”观念（“Melting-pot”）的回应²，它肯定人类群体间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视作文化上的差异，同时认为，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合法的、甚至是需要的参与社会的方式，它们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可以而且应当平等而和谐地共处于同一个社会。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中，同样存在着各族群文化发展水平上的显著差异，这其中既有文化发展较快的“华夏”族群，也有相对发展较慢的“蛮夷狄戎”。而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华夷之辨”的核心主要指的就是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文化”方面的差异³，“‘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各族、民族上的界限。……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华夷之辨并不含有各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⁴。正是由于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将族群差异主要作为“文化差异”来看待，从而得以实施“化夷为夏”的策略，才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人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逻辑推演，是以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特征为起点”⁶。

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化夷为夏”与“文化多元”如何能够共同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化夷为夏”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汉化，也意味着“文化多元”的削弱，二者是否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呢？我们认为，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之中，在各个族群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中，其他族群一定程度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汉化的过程中，其他族群学到了比较先进的文化，也抛弃了自己的落后文化。但同时，各个族群文化又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他们在与汉文

¹ “民族”与“族群”这两个概念在实际中有重合的部分，但在使用中又存在着对其内涵的不同侧重，前者侧重于政治实体、领土的含义，后者则侧重于文化传统、族裔的含义。有关讨论见马戎等人的论述。

² 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 页。

³ 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载《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第 75 页。

⁴ 张磊、孔庆榕：《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5 页，转引自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载《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第 76 页。

⁵ 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载《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第 75-78 页。

⁶ 陈建樾：《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第 11 页。



化的融合中也在不断地继承、发展和创新。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族群既维系了一体性，也保持了自身的多样性。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文化多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特色。

四、多元一体是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统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两个层面的结合，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

“政治一体”可以为“文化多元”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证。只有在政治一体的环境和条件下，各个族群才会在充分互动的基础上发展与完善自己的个性。“文化多元”又会反过来促进“政治一体”的巩固与发展。各具文化特色的不同族群在长期的互动之中会形成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无疑对政治一体的维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之所以能够统一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中，是由于中国疆域之内的各个族群在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利益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了巨大的凝聚力与高度的认同感，这个利益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

五、在政治一体基础上树立“文化化”的族群观

马戎教授认为，每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都处于由纯粹的文化群体和纯粹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极端所构成的一条“连续链”的不同位置上，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外部势力的推动，这些族群会从这个“连续链”上原来的位置向某个端点移动，从而使得族群问题“政治化”或“文化化”¹。

当我们把“多元一体”具体化为“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两个层面的结合，并在这一框架之下来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这一问题时，我们认为，只有在坚持政治一体的基础上树立起“文化化”的族群观，才是处理族群问题的正确选择。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实体而存在的，因而显然不具有任何重构或改变现实存在的中国内部诸民族格局的意味²。换言之，任何试图改变中国当前的政治状况或族群格局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其结果只可能是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因此也是我们应当坚决反对的。

然而我们当前处理族群关系的许多做法也并非毫无问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做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族群问题“政治化”的倾向³。这无疑会为族群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参考以“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族群”观，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深刻反思并逐步调整现行的各种观念与做法，将族群视为不同的文化群体，削弱其所具有的“政治实体”的性质，尽可能使族群问题“文化化”，从而使“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更加和谐地共存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之中。

¹ 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载《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第75页。

² 陈建樾：《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11页。

³ 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载《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第84-86页。



参考文献:

- 费孝通, 1989,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 1989 年第 4 期
- 马戎, 1989, “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 《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 马戎(编), 1997,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马戎, 2001, 《民族与社会发展》,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马戎, 2004: “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 第一辑
- 陈建懋, 2003: “多元一体: 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作者为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03 硕士研究生)

【论文转载】

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李治亭

[摘要] 华夷之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 自春秋以来的 2300 余年间, 大多数中原汉族王朝均奉为圭臬, 相沿未革, 因而也未能解决好北方的民族问题与边患问题。清朝统治者锐意改革, 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 清朝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北方的边患问题, 促进了中国政治与国土疆域的空前统一。

[关键词] 华夷之辨; 北方; 民族观念; 大一统

民族“大一统”的观念, 是清代民族政策、观念的重要变革之一。它从根本上破除了“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 并在政治实践中也改变了秦汉以来“华夷分治”的传统政策, 最终实现了多民族空前“大一统”的治国目标。

一、清以前“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

所谓“华夷之辨”, 简单地说, 就是从文化上严格区分华夏(汉族)与夷狄(少数民族)。“内诸夏而外夷狄”, 主张内外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一思想观念源于春秋时期儒家的政治主张, 当时, 礼崩乐坏, 孔子力主尊周王, 复周礼, 对外攘却夷狄, 使之不能变易周礼即“诸夏”的文化。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 最清楚地表述了“华夷之辨”的基本观念。春秋时期的这一民族观, 一直延续下来, 并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内向”侵扰而得到加强。

秦始皇为防御匈奴, 筑万里长城, 将“华夷之辨”的观念付诸政治实践, 使之具体化。如西汉人说:“秦始皇攘却戎狄, 筑长城, 界中国。”[1] 又有东汉人说:“天设山河, 秦筑长城, 所以

